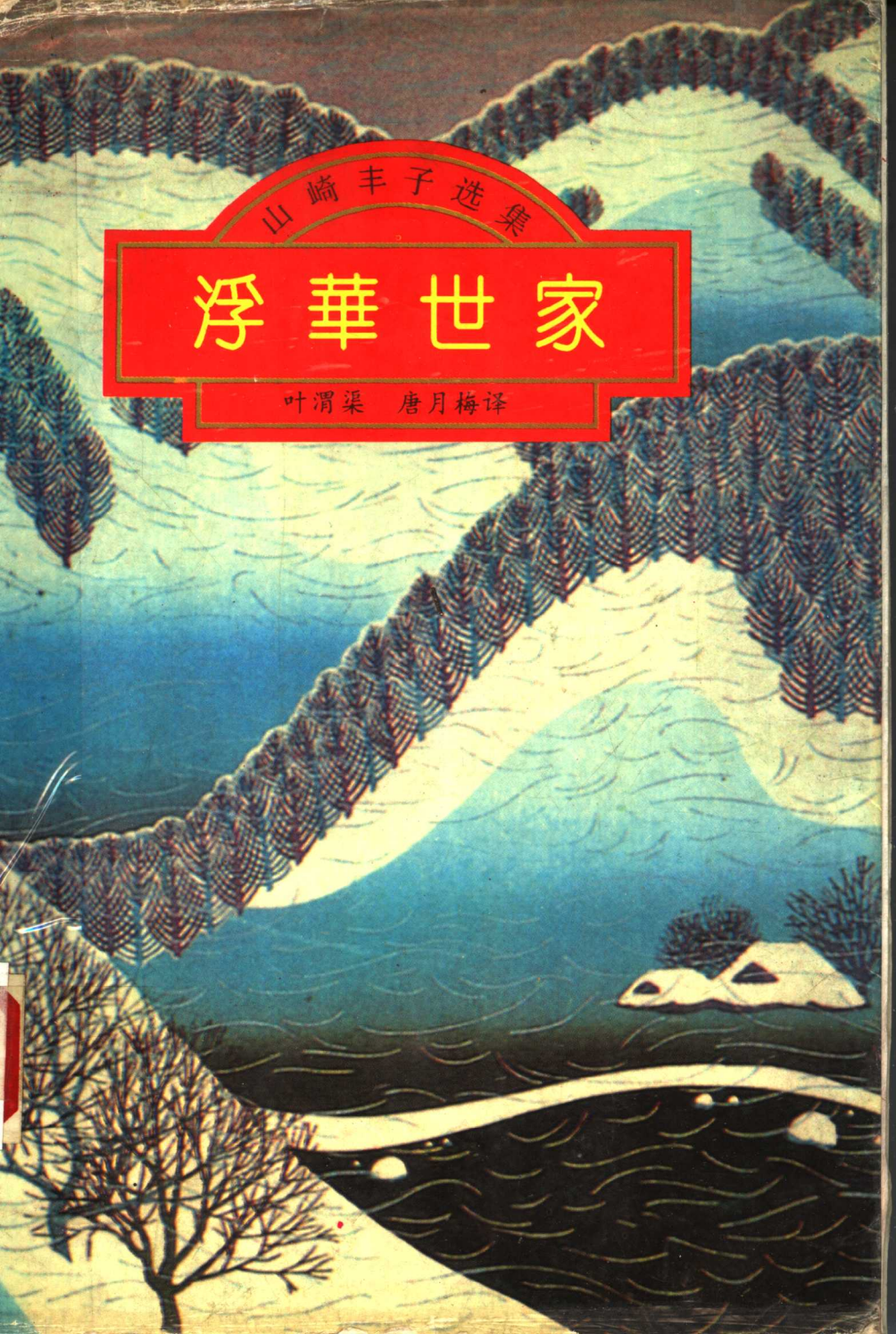


山崎丰子选集

浮華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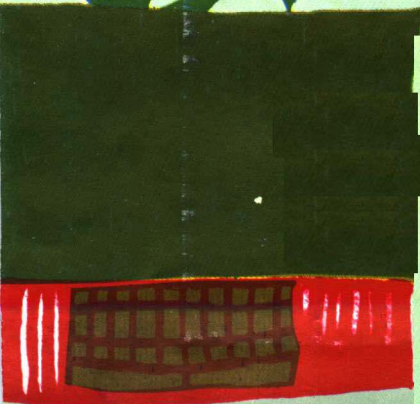
叶渭渠 唐月梅译



幾

浮華世家

山崎丰子 /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浮华世家

〔日〕山崎丰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津海第一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1⁵/₈ 字数 800000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1610-2/I.1440

定价:(上、下册)25.50元

第十章

春霞朦胧的濑户内海海面上，一只满扬白帆的游艇，缓慢地驶向家岛群岛。这是万俵大介的私家游艇“子爵小姐号”。船体没涂油漆，只抹了一层雅致的清漆。艇身长三十八英尺，是艘大型游艇。艇如其名，充满了优雅的气派。

万俵大介戴着一副墨镜，从运动衣裤到游艇鞋，一身素白的装束。他心情舒畅地躺在甲板的帆布睡椅上。有好几个月没能这般悠闲地度周末下午了。他望了望身旁的银平。银平也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舒展地躺在那里，享受着今年头一次航海的快乐。

从姬路弓形游艇港启航约莫一个半钟头，游艇迎着和风，取道西南航线驶去。神户商船大学学生作为机组成员乘坐了这艘游艇，负责掌舵。航行不久，在春日的海面上，透过云霞，前方开始隐约看见浅绿色的岛影，那就是距播磨滩海面十五海里处的家岛群岛。

“终于看见啦！”大介把目光投向从去年夏天就怀念的家岛群岛。

银平也从帆布睡椅上支起身子来，担心似地说：“去年十月，台风横扫播磨滩，这一带遭到相当严重的风灾，不知咱家的岛子是否平安无事。”

靠近家岛群岛南端，有个小小的无人岛，是上代人万俵敬介战前买下来的。他们在濑户内海扬帆游乐时，总是以这个无人岛——海岛渔民把它叫作“万俵岛”——作为基地。

“很难说，谁知道呢？根据咱们委托管理这个岛子的对过松岛的渔夫来信说，岛上的栈桥被冲走了，待台风季节过后再重修

……”

“啊，又是运石船。咱们这只‘子爵小姐号’撞上它，可就惨啦。到岛上这段，我来掌舵。”

银平一看见从家岛群岛驶过来的运石船，就敏捷地站起来，绕到甲板后部。象大哥铁平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常常跟随祖父敬介到丹波、筱山狩猎一样，银平对父亲大介拥有的游艇，表示深切的关心。他一进庆应大学，马上加入游艇部，经常练习，并且同大介一起远航过九州和奄美大岛。大学毕业后第三年，他请求大介把过去那艘旧游艇卖掉，另买了现在这艘新的。

这艘“子爵小姐号”游艇，本是当年英国驻神户领事所有，该领事离任回国的时候，以今后绝不另涂油漆为条件，把它转让给了大介。油漆远比清漆耐久，更能防水腐蚀。几乎所有游艇都是涂抹油漆的，而这艘游艇竟里里外外全涂清漆，这比什么都奢华，是最大的消费。当时连大介也犹豫不决。银平却说：“爸爸，您就忍痛买吧。”硬要父亲把它买了下来，而且随意给游艇命名为“子爵小姐号”。这含意是指母亲宁子，因为她本是嵯峨子爵小姐。大介反对这个讽刺相子的船名，银平执意不听，还亲手在清漆的船尾上用英文写上“子爵小姐”的字样。

这是银平唯一的一次蛮干，可说是空前绝后。他大学毕业后，大介让他进阪神银行，或选择对象，他都是挂着一副无表情的苍白的脸说：“随爸爸好了。”装得没有主见的样子。为什么唯独游艇的事，他竟如此固执呢？每次乘游艇航海，大介都为这件事纳闷。不过，银平执著要买，也就买给他了。作父亲的，有这种心情倒也不坏。可是，在长子铁平身上，大介一次也不曾感受到这种情爱。

顺风张开右舷船帆的“子爵小姐号”，在家岛群岛最大的家岛本岛和男鹿岛之间穿梭而过，朝松岛南下。沿途左右的岛屿，为防海风，周围都筑起了黑色的土墙。家家户户那低矮的房顶上都压着石头，静悄悄地排列成行。渔村风光，到处可见。不大一会儿，右舷

前方，松岛在望。眼前出现的小岛，就是万俵家所有的无人岛。岛宽零点五公里，长一公里，中间部分狭窄，凑巧形状象个米草包^①。

大介遵守游船队员的守则，从甲板的帆布睡椅上站起来，戴上艇长帽，站立在船头上，把游艇引进湾内。自己的岛子，虽说情况熟悉，但海底暗礁多，如不加倍小心，是很容易出危险的。大介一边注意海底暗礁，一边窥测风势，指示游艇往东驶进张开大口似的湾内。银平灵巧地掌着舵，游艇微微右倾。一驶入湾内，活象艇长模样的大介就下令道：“落帆！”

银平和学生游艇队员，首先落下一根前帆，接着把主帆也落了下来，用罩布把弦杆捆上，然后减速驶进风平浪静的湾内。抛下了锚，水声划破了湾内的沉寂，水花高高溅起，很快又恢复原来的宁静。

“子爵小姐号”停泊下来后，大介亲自从下面座舱酒吧间，拿来了一只形似木桶的盛器，内盛有葡萄牙当地地产的酒。

“来，为今年首航干杯！”大介用爽朗的声音说罢，便给银平和学生游艇队员斟上了酒，然后面向大海，把酒杯高高举了起来。

“干杯！”银平一反常态，也神采飞扬地随声附和。干杯过后，学生游艇队员卸下艇上的备用船，驶到岛子四周检查去了。留在甲板上的大介和银平，就鱼子酱和芦笋作肴，举杯对酌。

“本以为台风会把一些岛湾刮塌呢，实际上灾害要比想象的轻。不谈这些啦。祖父这个人也真怪，虽说现在买无人岛倒不算稀奇，可是他却在战前买……”

新叶嫩绿，令人陶然。银平仿佛在欣赏着岛上的新绿。

“唔，那时候大家都说他异想天开，简直是惊人呀！祖父的欲望与执拗非同凡响，他要扩大自己拥有的领地啊。买下这个岛子，就是一例。”

^① 日语中的“俵”是草包的意思。

敬介这一代扩大了地盘，才创造了今天万俵家的充裕财富，带来了企业的繁荣。

大介和银平再度陷入沉思。他们各朝各的方向眺望，频频举杯畅饮。在暖融融的阳光照耀下，波浪哗啦啦地拍击着船帮，浪声使他们俩陶醉了。

“银平，你真是怪孩子。”大介停下拿酒杯的手说。

“没头没脑的，我有哪点怪呢？”银平定睛地瞧着海里的小鱼群。

“上了游艇，你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了。文静，温和，意气风发，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大介直勾勾地望着银平。

“今天真有点奇怪哩。兴许是被葡萄牙酒给灌醉了？”

“没有醉嘛。不过，今年银平也快当爸爸啦。平日行为不检点儿，可不好啊！”大介谈到了万树子妊娠的事。

银平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当爸爸？我已经跟万树子说过，取消这个任务！”银平暗指万树子第一次告诉怀孕时，他不要孩子，让她把胎儿打掉的事。

“胡说！难道你没有气魄担负起阪神银行今后的重任吗？这时候也该回心转意啦。只要你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我打算求本行第一大股东安田太左卫门先生精心培养你。”

“这种事，我连想也没想过呢。第一，尽管爸爸是个产权自有的总经理，可今后要在银行经营上采取世袭的作法，未免是时代的错误。如果您一定要万俵家族的人来接班的话，就让大藏省主计局副局长美马姐夫来接好罗。”银平事不关己似地一边干杯一边说道。

“不，美马这个家伙靠不住。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哪怕把银行出卖，他也敢干得出来的啊。”大介说着，看了看手表。“噢，已经过三点了。这时候，芥川也该来啦。”

东京办事处主任芥川常务将要乘汽艇到游艇上来，向万俵大介作半月一次的定期汇报。片刻，远方隐约传来了引擎声。紧接着，

只见海面上划出一道白白的曲线，汽艇疾驰过来了。那就是载着芥川的汽艇。

汽艇以八十公里时速飞驰，眼看着就逼近过来。深红色的汽艇，停靠在“子爵小姐号”船身旁边。

“啊，让你赶到这儿来，辛苦啦。”万俵大介从甲板上扬声招呼道。

“我穿这身不识风趣的服装，登上您这疗养地来，实在……我是从伊丹机场直接来的……”芥川觉得穿一身黑礼服不合时宜，说着刚要跨上游艇，上半身晃了几下。

“危险！请抓住我！”银平伸出手去，芥川一把抓住银平的手，跨到游艇甲板上来。

“唉呀，真对不起。”平时在银行里，作为“东京探题”，他这个常务对待总行营业部贷款课长万俵银平，可以随便些；现在在疗养地，对待总经理的儿子，不免要表现客气点。

“那么，让我来驾驶汽艇。失陪了……”银平对陪送芥川来的驾驶员说罢，旋即跳上艇，接过驾驶盘，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了游艇。

“芥川，你累了吧？把外衣脱掉，先喝一杯。”万俵指了指自己身旁的帆布睡椅，然后劝他喝葡萄牙酒。

“啊，这酒真稀罕，怎么弄到手的？”

“前年我出席伦敦的国际金融座谈会，归途路过葡萄牙，当地中央银行总经理招待我乘坐游艇游洛卡海角，他在船上请我喝的酒，美味无穷，我很赞赏。他就说，这是当地产的酒，是葡萄牙人为祝贺处女航喝的。他反过来称赞我是个酒通呢。我回国以后，他用船运了两打给我哩。”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上回听您谈当地产的酒的故事，指的就是这回事呀。”芥川品尝名酒似地呷了一口。“让我直接谈问题吧。今早在大仓饭店召开了首次五行联合筹备会。情况是……”

一个半月之前，万俵大介当召集人，由五家银行的总经理同春

田银行局长举行了一个“早餐会”，共同确定了五行联合的初步宗旨，并决定由五行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具体商议。

“首先，谈谈筹备委员会成员问题。开头阶段，推举责任常务，决定不拘泥于职务，于是成了这样一个阵容：大同银行是负责贷款的专务，太平银行和坂东银行是负责业务的专务，北海银行和本行则是驻东京的常务。”

“噢。具体谈了如何合作了吗？”

“毕竟是第一次聚会，彼此都在摸底，气氛比较紧张。各行都秉承总经理的主旨，从具体落实容易办的业务合作开始，首先提出了薪金自动拨入问题。如果五行都能相互收付太平洋地带企业的薪金，这就很有价值了。”芥川拿起了酒杯说。

“的确是运用太平洋地带的价值啊。此外还谈到别的什么问题呢？”

“还谈到有关银行之间共同利用相互收付存款问题。不过，各行有各行自己的情况，汇拢不起来，稍一深谈，大家就缄口不言。光听到联合呀，联合的，呼声很高，实际具备不具备条件呢？前途令人担心啊！”

“那不是挺好吗。我是五行联合的召集人，我的主要意图是：只要能够同别的银行挂上钩就可以了，以后再花时间慢慢巩固吧。”

五行联合的价值，对万俵大介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比这具有更大魅力的是：五行不断聚会，他可以探听到各行的“内情”，相机逐个吞并掉。

“那么，筹备委员会决定多久开一次呢？”

“一个月开一次。地点在大仓饭店常用的那个房间。”

“好嘛，顶多忍住哈欠出席就是罗。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在会上讨论时，哪家银行不当场表示可否，你要记录下来。”万俵说。

“明白了。那就是说，只有内情复杂的银行才不当场表态。”芥川那副无边眼镜马上闪烁着亮光。

“就是这个意思。初次聚会，大概难以了解到这个程度吧……”

芥川抢口说：“是啊。不过，我觉得大同银行绵贯专务和太平银行野野山专务说话总是吞吞吐吐；使人感到日银出身的大同银行总经理和大藏省出身的太平银行总经理似乎认为：所谓五行联合是任意决定的，银行本身能够那么简单就附和吗？当然，那种事，他们是只字不提……”

“原来如此，是大同和太平两家呀……的确，这两家银行的专务，是分别从每日定额储蓄银行和相互银行爬上来的，真是鸡窝里出来的凤凰，他们都是熬出来的哩。”大介蔑视他们的血统低贱似地笑了。

“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在银行里牢骚满腹，今后我将尽力去打听，因为有时候可以从这些地方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啊。”芥川说，“另外，还有一件事必须向您汇报的：最近大藏省可能检查我们银行哩。”

“情报确切吗？”万俵从帆布睡椅上站起来，叮问了一句。

大藏省检查银行，大约每两年进行一次。对银行的存款、贷款，乃至财产内容一一地进行彻底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带回大藏省，用“讲评”的形式记载下来。有时候，调查结果如何，关系到一家银行的存亡问题。银行局检查部金融检查官是突然袭击地闯进来检查的。不过，每到第二年检查前后，各家银行的密探为了掌握情报，事前就四出频繁活动了。

“我想也快轮到我们银行了，我让负责大藏省的伊佐早五郎带着总务课全体人马出动，搜集检查日的情报。三天前终于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前次检查我们银行的大量资料，都摊放在某执行官的桌面上——他们每回出去检查之前，必定查阅前一回的资料，所以判断大致是差不离的。”

“唔，已经了解到这一步，那就赶紧让各有关负责人员整理好

帐簿，要尽量安排得周到些，以便掌握这期检查的重点放在什么问题上。主任检查官是谁呢？”

检查的问题，随着主任检查官擅长与否重点有所不同。

“嗯，明白了。这个问题目前正在调查中，俟了解到了，立即向您报告。”

芥川说罢，大介悠然地躺在帆布睡椅上，伸展开四肢，仰望着虚空。心想：这种时候，非但不能让金融检查官看透我们银行的实际情况，而且必须好好做工作，让他写出比实际情况更好的“讲评”来。

“喂喂，小池先生家吗？我是万俵家，二子是不是来上课了？啊，没来？……打搅您啦。”

打刚才起，相子已挂了几次同样内容的电话。她估计二子可能去的地方，比如学习钢琴、补习法语、美容院、朋友家，都挂过电话，还是没有找着。细川一也约好下午两点来访二子。一看钟，还差十分钟，连相子也急得坐立不安。相子又拨动电话，挂到大介的妹妹千鹤家里去。

“喂喂，啊，千鹤太太，您好。二子是不是去打搅您啦？不，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只是有点急。那么，失礼了。”她担心千鹤把话头拉长，急忙将电话挂上。昨天细川一也来电话说：他刚从帝国炼铁公司大阪分公司出差回来，明天星期六上午把事情办完，下午两点想来打搅一个小时。二子不在，相子自作主张代她答应：“高兴地等着你。”事后她还对二子说，今天就这么办！相子又要拨电话，这时下边大门忽然传来了汽车爬上来的声音。相子只好放下电话筒，向门厅望去。

汽车停住，细川一也从车厢跳下来。他穿一身西服革履，架一副波士顿眼镜，笑咪咪地抱着一大束石竹花。他身高一米八五，容貌端庄，东大法学部出身，现在帝国炼铁公司秘书课任职……一切

条件都具备了，反而令人有一种滑稽的感觉。相子首先把他迎进了会客室：“喂哟，细川先生，你好啊。欢迎你来。”

宁子也出来相迎。她身穿和服，高系着腰带，说：“欢迎。啊，多美的石竹花，红得象涂了胭脂，那个……”

宁子刚要谈二子的事，相子马上打断她的话头：“来，请这边坐，随便坐……”劝细川坐到西班牙式的皮椅上，“对神户有何感想？”

“是啊。真是个依山傍水的绿色城市啊。特别是现在还保留着古老的外国人馆，真稀奇呀。我记得，确切时间是明治五年光景，最先在海岸街兴建了外国人馆，后来迁到了北野町的山手，这座建筑物是英国人哈兹萨姆修建的，它揉和了日本式和西洋式的情调，是具有代表性的外国人馆。”

细川侃侃而谈，表示他的博学多识。他还没看见二子的情影，大概是老惦记吧，心情显得很平静。二子过了约定时间尚未回来，相子也有点着急，在盘算着找个借口来圆圆场。

“让你久等，真对不起。其实，今天中午有个亲戚举行结婚喜宴，二子参加去了……”

“可是，二子今天是穿西装……”宁子想否定。

相子立即过意不去似地说：“是啊，今天她是代表来宾致贺词，有意衬托新娘子的礼服，才穿西装的。当然，她是说好按细川先生约定的时间回来的。可是……真对不起啊！”

细川一也好不容易才保持了自己的自尊心：“是吗，这么说，是我刚出差回来就冒昧提出要求罗。”

“哪里的话。我早知道二子的日程，昨天打电话回复你，不至于给你添麻烦了。我太粗心了。”

“不不，有时约定了，也会误点的，请不要介意……”

细川一也装腔作势，重新架起二郎腿，呷了一口给他端来的红茶。相子对二子过了约定时间还没回来，很是担心。她想：不至于

叫人白等吧。她急得衣服背后都汗湿了。

这时，传来了叩门声。相子松了一口气，掉回头看，不是二子，是老女仆。

“噢，您的电话……”

“是吗，是二子打来的吗？”

“不是。那是……别人打来的……”

相子觉得老仆说话吞吞吐吐，便对细川说：“细川先生，对不起，请稍等一会儿。”

相子走出会客室，刚要到廊道上去接电话，老女仆悄声地对她说：“其实是二小姐挂来的电话，她说怎么也赶不回来了，请代向细川先生致意，说着咔嚓一声把电话挂上了……”

“唉呀，这多不好啊！……电话是从哪儿挂来的？”

“我没问清楚，很对不起……”

“真糊涂！道歉又有什么用呢！”相子使劲啐了一句。再用什么话对细川一也掩饰呢？她无法分辩了。她清楚地回想起这门亲事的搭桥人、原驻法大使小泉的夫人说过的一句话：“合适的话，我要更加一把劲儿，促成这一对结合。我这个人做事，一不做二不休！”因此，折回不折回会客室，她有点踌躇不决了。然而，这是昨天同细川一也约好了的，总不能让这位总理夫人的外甥这样白等下去呀。转瞬间，相子想烦了，她伫立在走廊上好一阵子，然后带着不知所措的表情，折回了会客室，说：“细川先生，你看怎么办，刚才婚礼会场来电话说，以大臣为首，知事、市长等来宾一个接一个地致贺词，估计要延长一个多小时，二子两点以前回不来了，请你原谅。”

细川一也十分扫兴，一声不言。宁子惊慌失措地说：“这是喜庆，和别的事不同，大概不好中途退席，请你再等等。”

“噢，可能的话，我也想再等等。不过，今晚上东京有个聚会，我必须出席。同二子小姐会面，改个日子吧。”

夜间聚会的事，相子昨天在电话里听说了，她如释重负似地

说：“真是的，我屡次安排不周到，请原谅。希望小泉夫人和令姨母包涵包涵。”言外之意是不要声张出去。

“哪里哪里。姨妈要是知道我出差随便闯到这儿来，准会责怪我的。”细川说着，笑了起来。

他没见着二子，不免感到遗憾，挂着一副颓丧的表情，离开了座席。相子同宁子并排站在门口，目送细川一也，直到车子绕过大门口前的花坛看不见了。相子按捺住的对二子的怒火，不由地涌上了心头。

汽车的影子一消失，相子立即向庭院池子东侧铁平的住地走去。院子里，樱花竞相吐妍。她走到池边，听惯了脚步的鲤鱼，成群地浮游上来，约莫有三十几尾。相子连瞧也不瞧一眼。她站在高地上，看见了起居室里的二年级小学生太郎。

“阿姨，您怎么啦？”太郎诧异地望着平素不来往的相子。

“有点事，你爸爸在家吗？”相子早已听闻铁平即使周末也很晚才回家，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前来了。

早苗探出脸来：“唉呀，不知道您来，真对不起。”

“看样子，铁平周末还在工作啊？”

“嗯，他经常是这个样子。不过，今天刚刚来过电话，说二子上公司去了，他们一起回来。”

“哟，二子她……”相子的大眼睛光闪闪的，“二子她是不是经常到铁平的公司去呢？”

“嗯。有时是去缠她哥哥请客，或者要零花钱什么的。不过她哥哥倒没什么，满高兴的。”早苗说罢，要去备茶。

相子想到二子居然到铁平的公司去了，让细川一也傻等，不禁心头火起，她抑制住怒火说：“不了，不用备茶了。”

这时，门口传来了停车的声音。

“哦，少见，你也会上我们家……”铁平走进起居室。

“你回来啦，不是说今天跟二子一起回来吗？”

“噢，方才把她送到那边去了。”铁平一边把外衣递给早苗一边说道。

“铁平，这不是太过分了吗！”？相子突然从嘴里吐出了这么一句话，弄得铁平目瞪口呆。然而，在相子看来，那是铁平故意装成的样子。“别装蒜了。昨天就约好细川一也到这儿来，你却和二子合谋，让人家扑了个空。这难道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相子更加怒形于色。

这会儿，铁平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用眼睛狠狠地瞪了一眼相子说：“原来是这么回事。过了晌午，二子突然来了，她提出想吃顿饭，在职工食堂也行。我问她为什么上这儿来，她什么也没说。最后在职工食堂闷声不响地吃了顿饭。我觉得情况不对头，便趁工作告一段落，带她一起回来了。你突如其来地说了一通什么过分啦，合谋的，不是叫我为难吗！”

“为难的是我！就说上回吧，你不是在东方饭店请二子和一之瀨四四彦先生三个人一起吃饭吗？难得正同细川一也先生谈亲，这种时候，请你不要干些莫名其妙的事。”

“什么莫名其妙？那回也是应二子要求才请一之瀨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这种时候，我先把话儿说在前头，对一之瀨，是二子方面积极主动的。”

“哦，是二子方面积极主动？……”相子的话中断良久，又问：“那么，你对二子和一之瀨的事，是怎么看法呢？”

“说句老实话，我觉得万俵家即使出一个叛逆者，恋爱结婚，也不是坏事嘛！再就是不想为此事让别人操心。两种心情各半啊。”铁平坦率地说。

“不要开玩笑啦！请你遵守万俵家的婚姻规矩，让一之瀨疏远二子。你不这样做，我就告诉你父亲！要知道，同细川这门子亲，是你父亲亲自决定的。”相子口气强硬，说完就走了。

上午八点半，万俵大介已坐在阪神银行总经理室的办公桌前。数日来，大介早早就上班。因为大藏省将对阪神银行进行检查的风声越来越紧，要做好应付的准备。

“总经理，您早。”负责经营管理的大龟专务拖着肥胖的身躯，走了进来。

“早，最近你也来得早啊。”

“就是在家里也呆不住，所以……不谈这个啦。关于检查的事，您听到什么风声……”大龟连忙露出那副总是温和的表情说。

虽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不祥事件，或者这年度出现了巨额的不良贷款，但大藏省检查银行，如同接受国税厅的调查一样，伴之而来的是一股难以名状的不安情绪。

“噢，坐，这边坐。”万俵用眼睛指了指身旁的沙发。“昨晚芥川常务给我家挂电话，说已经确实掌握了有关检查项目和主任检查官的名字了。”

“那太好了。这回检查重点放在哪儿呢？”大龟探出身子问道。

“似乎放在以下五个项目上：第一，鉴于多少开始呈现了不景气，要特别严格审查中下位银行的大宗贷款；第二，要仔细分析实行统一经营管理条例以后的收益构造；第三，要认真调查与干部有关联的贷款，就是说情面贷款；第四，要清查定期存款；第五，要严格审核存款的特别利息。”

“的确啊，其中特别重要的，恐怕是第一项和第二项吧。”大龟要弄清情况似地说。因为情面贷款以及定期存款、特别利息等项，都是通常检查银行的项目。

“对啊。第一项，所谓严格审查中下位银行的大宗贷款问题，证明了大藏省对今后景气将急剧恶化、中小企业倒闭、业绩不振等，估计得很严重。你考虑本行有哪些贷款户可能会被检查呢？”

“是啊，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打算把关西车辆厂、世界电气公司、姬路纺织厂、江州贸易公司都列入注意的范围之内。”大龟滔滔

不绝地回答。他一得到最近要检查银行的情报，就立即动员全行，投入力量，日以继夜地整理帐本，尤其是重新清查贷款问题。”

“阪神特殊钢公司没有问题吧？”

“至今为止，我觉得问题不大。不过，为慎重起见，我已让负责贷款的涩野常务详细报告了它的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充分研究了它的扼要说明，即除了由于美国轴承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需要归还出口预借款而借了通融资金以外，没有受到其他牵连。”

大龟以为，对阪神银行来说，阪神特殊钢公司是关系最密切的企业，要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以对付之。万俵听了大龟这番话，不安地问道：“其次，关于因实行统一管理条例而调整的收益构造问题，是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呢？”

“您是问处理了明石站前那块地皮以后纳入盈利那件事吗？我想，那件事总可以设法拒绝的。此外，去年万国博览会购买土地时得到一笔土地钱的存款，相应地对大宗存款户采取了特别利息的优待措施，以及上月底西宫分行发生了丢失一百八十万元现金的事件，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大龟轻声地说。

“那件事，还没查出犯人是谁吗？”万俵突然用极其不悦的口吻问道。

银行丢失现金，并不稀奇，一年总要发生十几起，金额不下数千万元；而且这个数字，通过行内监查，总被挂上，最终要暴露出来的，实际次数和金额，远远超过暴露出来的数字。对银行来说，这是最伤脑筋的问题，因为纸币本身就是银行的商品。不过，犯人很难找到，这也是银行丢失现金事件的特点。

“实在对不起。总行检查部门正在追查中。从收款到存入金库，只有三人经手，犯人似乎可以肯定是三人中的一个。不过，现时依然是黑白不清呀。”

“在检查银行之前，虽三令五申要严正纲纪，还是无济于事。总之，要全力以赴查出犯人，堵塞一切漏洞。在这种时刻，哪怕是一份